

古风
雅室香氤引幽步

文本刊特约撰稿
张晨



描绘了焚香场景的古画《十八学士图》。

“千古文人佳客梦，红袖添香夜读书。”在古代文人雅士眼中，焚香不仅是抑制霉菌、祛除秽气的方法，更是高雅的生活情趣。

先秦时期已有香祭

中国人焚香有悠久的传统，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提到“取萧祭脂”“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”，意思是说熏燃蒿草和动物脂肪，使气味上达于天，祖先神灵于是安而飨之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焚香融入佛教礼仪之中。至唐时，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常在聚会时熏香、斗香，香事开始流行起来。

古人焚香的鼎盛时期是宋代，宋人焚香，一般是在香炉里熏烤小香饼、香丸或香粉，使之循序燃尽。元代出现线香后，香事操作起来更加简单便捷。至明清时期，香相关元素被广泛运用于小说、戏曲中，比如《红楼梦》中的不少人物、地名都有香药、香草的影子。

宋人将焚香诗化

宋代的焚香文化从皇室贵族、文人士大夫阶层扩散至民间，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用香。读书人聚集时，品香抚琴，吟诗作画，普通老百姓也有人焚香薰衣待客，可谓“巷陌皆香”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上绘有一家“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”，这间铺子售卖沉香、檀香、乳香等上等香料，还有调理被酒所伤肠胃的香丸等。

宋代的街市不仅有香铺，酒楼里还有向客人供香的“香婆”，就连路边也有加入香料制成的食品，比如香药



可用于焚香的宋代青釉鱼耳炉。



宋代马远绘《竹涧焚香图》。
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

木瓜、香药脆梅、香糖果子等。宋人逢年过节还会选购香草和香药食品，比如端午节最受欢迎的物品是葵花、蒲叶、艾条、桃枝等。

当时焚香所用的香料一般是从动物或植物中提取，不同类型的香料在不同场合焚熏，较常见的品类有：檀香、苏合、沉香、杜衡、麝香、丁香、伽南香、龙涎香等。焚香所用器具的种类也很丰富，大体可以分为有盖封闭式和无盖敞开式两类，一般封闭式的炉称“熏炉”，敞开式的炉称“香炉”，大多为瓷器，也有金属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人焚香丸、香饼等，需借助炭火之力，并非直接燃烧，焚香时不断往炉内添加香料，以保证香气持久。一款好香料的标准是无烟而香味悠长。

宋代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曾总结出“香之十德”：感格鬼神、清净心身、能除污秽、能觉睡眠、静中成友、尘里偷闲、多而不厌、寡而为足、久藏不朽、常用无障。可见，古人对焚香的功能了然于心。除此之外，焚香还有计时的作用，在阅读、抚琴、赏花时焚一炉香，每次焚尽的用时大抵一致。“一炷香”的时间概念起源于僧人打坐，古时香的规格大小都差不多，燃尽一炷香的时间大约是半个时辰，也就是现在的一个小时。

宋人极力将香事诗化，焚香是他们雅致生活的一部分。大文豪苏轼曾终日与香为伴，“焚香引幽步，酌茗开静筵”。晚年他生活在海南，接触香的机会更多了。在写给弟弟苏辙的《沉香山子赋》中，他称赞海南沉香“既金坚而玉润，亦鹤骨而龙筋。惟膏液之内足，故把握而兼斤”。寥寥数语，把“海沉”的特征写得形神毕现。古代的风雅之人常在自己的书斋或庭院中，备好香炉和香，用矮几或香案置炉，然后焚香泡茶。香气悠然里，人们或抱膝观书，或对坐清谈，这便是古典中国隽永的生活意象。

新尚

香云袅袅定心神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



刘海霞在焚香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 摄

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是宋代文人精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“四艺”。其中，焚香居于首位。近几年，越来越多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的静美和禅意“击中”，焚香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。

和同龄人一样，“90后”刘文静是一名追逐时尚的“弄潮儿”。不过，她追的是焚香这个“国潮”。

压印香粉知轻重

“篆香是传统焚香方式之一，又被称为‘印香’”。在玩“香”的过程中，刘文静尤其对“打香篆”感兴趣，这是一种将香粉压印成各种图案再点燃品闻的用香方式，经常练习可凝神静心。

轻覆雕盘一击开，星星微火自徘徊。刘文静还记得初次体验焚香时的惊艳之感。香篆乍燃，青烟袅袅，端坐观之，香火忽明忽暗，似缓慢流动的烟火，按字的形状慢慢燃烧，待香篆变成灰黑色，炉中便出现了“祥云”“莲花”等“烙印”，饶有情趣。

一个香篆炉仅巴掌大小，但要焚好香，并不简单。焚香的工具有香扫、香铲、香勺、香插、香瓶及灰押等，种类繁多，作用各不相同，想打出好的香篆，需从香器、布局等方面进行规划考虑。

不过，器具的选择只是基础性操作，印香的手艺才是“打香篆”的关键。

香篆由松散的香粉压印、框范而成，“打香篆”要理灰、压灰、置篆、填粉、提篆、焚香，是一项精细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若印得太过紧实，空隙不足，燃香时容易熄灭；若印得过于疏松，也会因为连贯性差而断灭。只有心无旁骛，才能印出一款疏密适宜的香篆。

点香是她的待客之道

技艺增长的同时，刘文静惊喜地发现，玩“香”的爱好帮她扩大了“朋友圈”。

刘海霞是她的“香友”之一，对香篆更为痴迷。自从接触了焚香这一雅趣，刘海霞开始学习香道，家中常备一套焚香工具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只要有香，她在家中的待一天都不觉得无聊。

除了会识香、品香，刘海霞还会制香。今年以来，荔枝香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追捧，刘海霞也趁潮流，将荔枝壳浸入黄酒，煮晒后研磨成香粉，便得到了一小罐具有独特香气的荔枝香。“做荔枝香，我足足花了几个月时间，点燃后，闻到甜甜的果香，我的疲惫仿佛也随青烟散去。”

除了仪式感，情感寄托也是许多年轻人倾心焚香的原因之一。

“接触香事后，我发现自己找回了平常心，变得更加沉稳。”刘海霞坦言，焚香的整个流程看似烦琐，但真正体验后，感觉喧嚣的时光突然静止在小小的香炉里，烦恼被暂且抛下，身心的状态都非常好。“焚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，更是个人追求宁静和惬意的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
在喝茶闲聊时，点上一炉香已成为刘海霞的待客习惯。看着香云缓慢升腾，啜一口茶，让气香与茶香交融，脾胃仿佛瞬间被打通了。“结交朋友，愉悦自己，当代年轻人赋予了焚香更多内涵。大家在玩香的过程中，借助每一缕香气，找到了内心的坦然和安定。”她说。



刘海霞在篆香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楠 摄